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八期
2012 年 9 月　　頁 203~25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明代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侯　美　珍*

提　　要

本論文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統計法，藉會試錄等文獻，整理明代會試《詩經》試題。首先交代經書與科舉的關係、探討選考《五經》的比例及其原因。接著比較《詩經》試題長短的變化、考察試題在《詩經》各類分布情形。指出考官出題雖偏重正詩，但也會從變詩中出題。用正變之分來說明出題趨向，失之片面。考官出題明顯偏向頌美賢君、賢臣、君子等內容，或與政教、德行有關，能承載儒家義理，冠冕、正大的詩篇，而不取怨刺、喪亂、言情之詩。被朱熹解爲「淫詩」者，皆未曾出題。而選考《詩經》遠逾他經，不獨因富文采、易記誦理解等原因，應與考官出題趨向明顯，不必通讀全經、易猜題備考，密切相關。

關鍵詞：會試、《詩經》、八股文、明清科舉

本文於 101.02.27 收稿，101.09.07 審查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Exam Question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Ho Mei-Chen*

Abstract

With historical analytics and stat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s records of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and investigates the exam question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first part show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hinese classics and analyzes the ratio of the Five Classics to all the materials chosen for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The second part compares the length and content of the exam question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poems selected as the questions tend to contain a topic of wise emperors, good subjects, people with noble characters, politics, education, or virtues, and the poems that Zhu Xi considers unchaste are always excluded. Because of its artistic quality, its easiness to memorize, and its subjects valued by examiners, the *Classic of Poetry* is in fact the most frequently chosen among all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Classic of Poetry*, eight-legged essays,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代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侯　美　珍

一、前　言

清末時局動盪、內憂外患之際，對科舉的批評也達到最高點。檢討國家積弱之故，時人常指向科舉制度不當，導致人才敗壞、無法拔擢眞才，以致國家衰亡云云。此種對科舉的負面印象、評價，延續很久、影響很大，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中指出，「隨著科舉制度的廢止，科舉考試成爲歷史記憶，晚清科舉觀亦爲整個 20 世紀的科舉評價確定了歷史基調」。晚清科舉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康有爲（1858-1927）等，針對科舉積弊的抨擊。民初以後雖有少數學者肯定科舉制度並進行研究，但「當時主流的看法仍對科舉持否定態度」，尤其是一般民眾，視科舉爲阻礙進步的禍首、腐敗落後的根源。文革時期，科舉制度更被徹底打倒，遑論研究。[1]

負面的成見、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以致論及科舉、八股時，慣引清末諸人及清初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等強烈的批評以立說，如：「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2] 並加上封建、陳

[1] 參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33、151。

[2] 分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卷 1，頁 9，〈朱子周易本義〉條；卷 16，頁 946，〈擬題〉條。

臺灣士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腐、愚民等謾罵，看似理直氣壯，然不過掇拾前人之陳言，相襲成風，以爲理所當然，實則大都不明科舉制度，對八股文極爲陌生。

長時期研究的沈寂，科舉學直至近二、三十年才逐漸興盛，[3] 自光緒 31 年（1905）廢除科舉以來，已逾百年之久，在 2005 年前後所舉辦的廢除科舉百年相關活動，也帶動了研究的熱潮，科舉研究有日漸增溫的趨勢，相關的著作，逐年大幅增加。試用「科舉」作爲關鍵詞，搜索期刊論文及博、碩士論文，即可略窺由從前零星到近年蓬勃的狀況。雖目前研究者和著作數量，遠逾從前，但「科舉學」仍在起步之初，現階段的論著，有時難免存在不足，而且相對於科舉文獻的豐富、重要和影響而言，仍有太多未知、重要的課題，亟待探索；比起其它古代文史領域，留存更多的空白。在筆者看來，明清科舉取士與經學的關係研究，即是頗待開發的區塊。

對科舉與經學的關係，前人的評述很少，透過「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資料庫（1912-1997）」（http://ccs.ncl.edu.tw/data.html）即可窺知。[4] 科舉取士與經書的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明清兩代（詳後），但研究時必須橫跨經學與科舉兩個領域，當科舉學還不夠興盛、成熟時，缺乏可以立足的基礎、文獻，研究較難進行。隨著科舉研究的發展，陸續整理、翻印了許多科舉文獻，也有更多研究成果可以憑藉，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應會得到更多的關注。

考試影響士子的讀書與學習，與學術、學風產生互動，這是無庸置疑的。讀書人如何備考、考什麼？考官出題時的考量，出題的趨向，都是影響甚大、值得探討的課題。欲了解明代會試出題的情形，主要必須借重會試錄。

---

3 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頁 318，引述劉海峰教授對 1926 年至 2005 年 7 月科舉學論著目錄的整理，經其歸納，1978 年後所出版的專著，佔總數的 82%，學位論文佔 93%，且隨著時代愈近，相關的著作愈多。

4 雖資料庫僅收至 1997 年的論著，但仍可略窺一斑。以「科舉」作爲關鍵詞搜尋資料庫，共得 19 筆，其中或篇幅有限僅爲概論、或介紹一代科舉制度，以主題式較深入探討者唯：王萬福〈唐代科舉制度與經學教育〉、何忠禮〈論科舉制度與宋學的勃興〉、張祝平〈詩經與元代科舉〉、陳寒鳴〈洪武儒學教育與科舉八股的形成〉、艾爾曼〈晚明儒學科舉策問中的「自然之學」〉及〈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諸文。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明、清兩代，鄉、會試皆考三場，且鄉、會試三場所試科目也是一樣的。據學者初步統計，各科各區現存鄉試錄就有三百多種，[5] 由於鄉試錄的文獻數量龐大，限於時力與篇幅，本論文主要以會試錄爲考察範圍。

1969年臺灣學生書局所編印的《明代登科錄彙編》66 種，[6] 其中僅收會試錄 10 科。近年來，天一閣也將其收藏的科舉文獻印行，會試錄多達 38 科。[7]《中國科舉錄彙編》也收錄了 3 科會試錄。[8] 仍有少數的會試錄，出於前三套叢書所收之外，爲各圖書館所收藏。考明代現存的會試錄共 60 科，[9] 除永樂 13 年、成化 5、14 年，弘治 3、9 年，嘉靖 14 年，萬曆 11、23、26、32、41 年，天啓 2 年等 12 科外，其餘 48 科佔 81%，已見收於三套叢書中。

未收的 12 科會試錄，收藏及查詢的情形如下：[10]

---

5 錢茂偉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天一閣書目彙編》統計，共 313 種，若再納入臺灣等地的收藏，當不僅 313 種。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爲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11 月），頁 241-245。

6 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年 12 月）。

7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按：所收 38 科中，正統 10 年，嘉靖 38、41 年三種，《明代登科錄彙編》已收。

8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 年）。按：此編所收成化 11 年，正德 3、15 年會試錄，皆是天一閣《明代登科錄彙編》所未收。

9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爲中心的考察》，頁 246-247，〈現存明清進士會試錄〉表列明代部分現存 54 科，筆者比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632-649 的著錄，錢書所錄《成化五年會試錄》一條，註明「天一閣」，誤，乃收藏於南京圖書館。又遺漏了天一閣的 3 科：天順元年、嘉靖 44 年、隆慶 5 年，以及收藏在上海、吉林大學圖書館的萬曆 26 年會試錄，則計有 58 科。再補上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嘉靖 14 年、萬曆 11 年會試錄，目前已知共 60 科。

10 各館所藏未刊行會試錄的查詢、抄錄，曾獲吉林大學歷史系高福順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彭國忠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陳水雲教授及博士生吳妮妮、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黃雅詩、中山大學中文系柯玉蘊及王文琳、浙江大學新聞系朱詩琪及中文系戚圓圓、胡凌燕、陳逸舟，以及南開大學中文系劉岩、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李侑儒等人之連繫、協助，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試錄科別	收　藏　地	查詢情形
永樂 13 年	上海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成化 5 年	南京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成化 14 年	南京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弘治 3 年	南京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弘治 9 年	南京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嘉靖 14 年	傅斯年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萬曆 11 年	傅斯年圖書館	不全，缺試題
萬曆 23 年	吉林大學圖書館	不提供調閱
萬曆 26 年	上海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萬曆 32 年	吉林大學圖書館	不提供調閱
萬曆 41 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	已查詢補入
天啓 2 年	上海圖書館	不提供調閱

萬曆 11 年缺試題，而萬曆 23、32 年，天啓 2 年這 3 科，因老舊易碎裂等原因，不提供借閱，其餘已儘可能查詢、補入。徐光啓（1562-1633）是萬曆 32 年進士，其《詩經傳稿》中載有該年的會墨，[11] 可補萬曆 32 年試題之缺。又，張朝瑞（1537-1609）《皇明貢舉考》[12] 卷 2 至卷 9 載錄了不少會試題，其中弘治 6 年，嘉靖 5、17 年，萬曆 11 年等 4 科之試題，[13] 尤爲可貴，可補前述文獻之不足。

本論文採歷史文獻分析法及統計法，以明代會試《詩經》試題爲研究對

[11] 明・徐光啓撰，鄧志峰點校：《詩經傳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收有「會墨」四篇，即徐光啓萬曆 32 年中式所作《詩》義四篇。

[12]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刻本）。

[13] 除此 4 科，《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中，雖收了萬曆 5 年、8 年的會試錄，但脫漏、不全，裝訂時兩本間或相錯、混淆，《皇明貢舉考》此兩科的試題頗具參校、補足的價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藉由會試錄等文獻，整理明代會試《詩經》義試題。明代共舉行了 88 科的會試，[14] 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有 61 科，約佔 69%，文獻散佚等緣故，無法網羅每一科會試題，但 61 科的文獻已十分可觀，可藉以考察當時士子選考《詩經》情形、分析《詩經》出題的各種問題。

《詩經》學史的研究，以往關注的常是頂尖的《詩經》研究者，能在《詩經》學史上立說揚名、佔有一席之地的菁英、名著——此無疑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本論文的探討，所反映的是舉人階層、應試考生與《詩經》的關係，所呈現的是《詩經》在一般學子學習、備考時，更普遍的狀況。筆者拋磚引玉，盼能使學界更關注「科舉與經學」的課題，期能對後續各經鄉、會試出題及科舉用書之研究，略有綿薄之助益。

二、明代科舉偏重考試經書的制義

回顧科舉史，經書向來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雖然對甄別人才宜試以經義或試以詩賦，有過針鋒相對的爭議，[15] 但試以經義的主張仍佔了上風，宋神宗熙寧 4 年（1071）採王安石（1021-1086）之議，罷詩賦諸科，「專以經義

[14] 或言 89 科，因洪武 30 年（1397）劉三吾等主持會試，多取南人，落第士子抗議，朱元璋又重試，另行錄取，稱爲「春夏榜」或「南北榜」。故計數上有 88、89 的出入。或又以爲 90 科，乃因多列了「崇禎十五年壬午科」之故，此原是「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賜特用出身科」，「十五年」是碑末所署立碑之時，且該科所錄取的 263 人是特用舉貢，非進士，似不宜計入。參陳長文：〈崇禎十三年賜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實——兼談明代進士題名碑的立石問題〉，《文獻》2005 年第 3 期，頁168-175。

[15] 此爭議由唐延伸至宋，愈演愈烈，宋代科舉詩賦與經義之爭，也成爲研究宋代科舉關注的議題。可參以下三文：祝尚書：〈宋代進士科考試的詩賦經義之爭〉，《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3 月），頁 190-209。林岩：〈經義與詩賦之爭〉，《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54-168。楊春俏、吉新宏：〈北宋中晚期科舉考試中的詩賦、經義之爭〉，《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90-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策試士」，[16] 論者常言宋之經義，是明清制義的先聲。在明清的科舉考試中，偏重經書的態勢尤其顯然。

明洪武 3 年（1370）開科取士，考試內容爲鄉、會試首場，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禮樂論一道等；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洪武 6 年即因科舉未能得人而暫罷科舉。洪武 17 年（1384）復行科舉，並頒定《科舉成式》，[17] 規定：「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18]《四書》義三道，爲鄉、會試應試者所共同必考；經義四道，則由應試者分別於《五經》中各選一經，從這一經中出四題。首場制義，共計 7 篇，合稱「七藝」。

從明代鄉、會試考試的內容來觀察，三場所試雖有調整，曾涵蓋詔、誥、論、表、判、策等內容，但實際上，以經書爲題的制義才是取捨的關鍵。[19] 雖考三場，一般人常概括爲「制義取士」、「八股取士」，殆有以也。

何良俊（1506-？）云：

>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20]

又言：

> 夫經術所以經世務，故經術，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21]

---

16 明・陳邦瞻等：《宋史紀事本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頁 3-4。

17 「科舉成式」之名，史料中所載微有不同，或作「科舉定式」、「科舉程式」。參郭培貴：《明史選舉志箋正》（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80。

18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0，頁 1694。

19 偏重制義、重《四書》義甚於《五經》義的現象，請參筆者：〈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20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卷 1，頁 1。

21 同前註，卷 3，頁 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氏之論，反映出士人對經書的推崇，強調經書是本根、是常道，一日不可無。[22] 且儒家思想爲歷代學術之主流，經書對於倫理教化的助益，亦廣受肯定，因此，在上位者普遍尊經，考試經書的目的，也冀望士子的品德藉由備考讀經的過程獲得涵養，體現了重德行的人才觀。

明太祖（1328-1398）因有鑒於以往取士之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23] 由此可見，設科取士乃爲拔擢「經明行修」的賢才來治理天下。明太祖的理念是如此，明清其他國君也不外乎此。清高宗（1711-1799）也曾說：「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24] 試以制義，「代聖立言」，正是要藉由體會孔孟之心的過程，使讀書人趨向聖賢。

從以上論述，可知科舉考試經書，一方面這是朝廷尊崇儒家學說、推重經書的展現；一方面也認爲備考讀經的過程，可涵養士子的德行。這是經義與詩賦之爭，考試經書的主張能居上風、而且長期不廢之故。誠如陸隴其（1630-1692）所言：「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託之民人社稷，則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是取制義之意也，是五六百年來，所以行之而不廢也。」[25]

---

[22] 明人對經書、經學的看法，可參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年 6 月），頁 112-130，〈經學概念〉一節的論述。

[23]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52，頁 5。

[24] 清・勒德洪奉敕撰：《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年），卷 129，頁 17，乾隆五年十月丙寅上諭。

[25] 清・陸隴其：〈黃陶菴先生制義序〉，《三魚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頁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明代選考《五經》義的情形

雖明代科舉特重《四書》，但《五經》義與《四書》義同列爲首場，其重要性僅次於《四書》義，仍較後場的策論重要。《五經》可由士子任選一經，當時選考《詩經》的比例如何？儘管會試錄、登科錄只載中式者，所有與試者的名單、背景資料無從掌握。但科舉取士重在公平，除考慮地域的因素外，取士也兼顧到選考各經的情形。李東陽（1447-1516）弘治 6 年（1493）〈會試錄序〉云取士必「經分地析」；[26] 吳寬（1435-1504）弘治 15 年（1502）〈壬戌會試錄序〉中亦言「論經量地，取之必均」。[27] 可見當時取中斟酌考量了地域及各經的分配問題，正統元年（1436）擔任會試副主考的陳循（1385-1462），有較詳細的說明：

> 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四方分爲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雖有該博之學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勝甲。定制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爲不能無棄璧之嘆也。[28]

[26] 明・李東陽：〈會試錄序〉，《懷麓堂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 5 月，影印明版配補），卷 8，頁 5。

[27] 明・吳寬：〈壬戌會試錄序〉，《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3，頁 17。

[28] 明・陳循：〈送蕭教論赴長洲序〉，《芳洲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陳以躍刻本），卷 3，頁 43-44。據天一閣所藏《正統元年會試錄》所載，該年主考是王直，陳循是副主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域的考量，學者在這方面已有深入析論。[29] 從「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30] 云云，可見是依各經與試者多寡比例來分配各經取中的名額，選考同經者互爲對手。所以，陳循才會說「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

董立夫的論文統計結果爲：「明代進士應考所選的本經以《詩經》、《書經》、《易經》人數較多，各佔統計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六九、二十二點五二、二十七點二三，應考《禮記》、《春秋》的人數甚少，各佔統計人數的百分之七點零二、八點五四。」[31] 由於此論文成書較早，未能利用到天一閣等後續印行的文獻，其數值主要是據當時台灣所能取得的文獻統計所得。[32] 近日吳宣德等利用明代 64 科的登科錄、會試錄等資料，統計了〈明代會試分經錄取情況表〉，呈現了各科分經錄取的情形，並佐以〈明代科舉會試專經錄取比例變化趨勢圖〉，可看出不同時期專經錄取的變化、消長。以下節錄自〈明代會試分經錄取情況表〉「總計」部份。[33]

表 1：會試 64 科分經錄取總人數、各經錄取百分比

經別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
錄取人數	6257	4200	4679	1358	1553
百分比	34.6%	23.2%	25.9%	7.5%	8.6%

[29] 林麗月：〈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收入劉海峰主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頁 475-498。

[30] 吳宣德等據正統元年會試錄主考王直所作序有「會試禮部者凡千人」語，而該年錄取 100 名，認爲「七取其一」，應作「十取其一」。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99-112。

[31] 董立夫：《明代進士之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6 月，張治安教授指導），第三章，頁 12、13。

[32] 第一章第三節〈資料來源及說明〉云：「資料來源主要以明代登科錄、會試錄、同年序齒錄（又稱同年總錄）、進士題名碑錄、《皇明進士登科考》爲分析資料。」（頁 8）

[33] 本段參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所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文獻缺遺，以上錄取的數據與眞實情況容或微有誤差，但以《禮記》、《春秋》爲專經錄中者少於另三經，《詩經》錄中者遠逾他經，從董、吳兩文的統計數據中，是顯然可確知的。

在明代會試中，倘若各經錄取率相同，方可從會試取中比例反推應考者所選專經的比例和人數。然而，各經的錄取率是否完全一致？譬如《詩經》是應考 10 名取 1 名，《禮記》是否也是 10 名取 1 名？由前所引副主考陳循云「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應是指各經錄取率皆相同，但吳宣德等有不同的看法。

吳氏等所作〈明代會試試經考略〉一文云：清初爲了平衡《易》、《詩》、《書》廣受考生喜愛，而習《春秋》、《禮記》較少的偏頗，在各經錄取額度有過限定，使選考《春秋》、《禮記》者錄取率提高，以增強選讀《春秋》、《禮記》的意願，主張明代亦應存在此種調控的現象。並據嘉靖 31 年（1552）江西鄉試錄序所載，來類推會試亦應存在這種情形。該科江西鄉試，《易》、《詩》約 50 人取 1 名，《書》約 40 取 1，《春秋》約 25 取 1，《禮記》約 20 取 1，各經錄取率並不一致。[34] 且統計各經錄中波動幅度很有限、變化很小，如果會試錄取中各經的錄取人數完全靠自由競爭，則這種比例的相對穩定就不可能保持得如此長久。

吳文所言，是否可以成立，尚需更多、更直接的文獻來佐證。但可以想見的，選考《詩經》者，只可能近乎或逾乎 34.6%的比例，遠逾群經。

何以選考《五經》呈現如此分布？與經書的字數、份量頗有關係。據統計，《左傳》有 198,180 字，《禮記》有 101,632 字，《詩經》有 32,962 字，

[34] 明・李應科〈嘉靖三十一年江西鄉試錄前序〉云：「就試之士業《易》、《詩》者皆千五百有奇，業《書》者七百有奇，業《春秋》者百九十有奇，業《禮記》者百有奇，凡四千有奇。……士之中試者或九十五人：《易》三十有一人，《詩》三十有三人，《書》十有八人，《春秋》八人，《禮記》五人。」收入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第 28 函第 6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尚書》有 25,946 字，《周易》有 18,437 字，[35] 各經字數差別頗大，字數多寡、份量輕重，也與備考所需投注的心力密切相關，當然會左右考生選擇的意願。明代考生選考《五經》時，字數偏多的《禮記》，不獲青睞，是可以理解的。薛應旂（1500-1573）曾對選考《禮記》較少之故提出解釋：

> 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我　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但後學病於浩博、難於師傳，誦而習者，比之諸經，爲類頗寡。[36]

字數多，當然「浩博」，難於誦習。

《左傳》字數雖是最多的，但明代考試《春秋》，所尊者爲《胡傳》。《胡傳》經傳合計，共 148,466 字，[37] 字數也頗多，但困擾考生的不在字多，主要是《春秋》出題方式與它經不同。因「《春秋》之文簡，又去其弒逆崩卒爲不祥，故不得不取傳，割裂而牽附之，以多其目，若射覆然，勞心殫智而無用」。[38]《春秋》部份經文有經無傳，凡弒逆崩卒等不祥語句又難以命題，以致可出題的範圍更少。因此《春秋》的出題較特別，並不似他經，截取前後相連的一段或數句經文爲題，而常是纂輯數處的經文搭配合爲一題。俞汝楫《禮部志稿》曾引天順三年（1459）教諭雍懋建言：

> 天順三年，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華實。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

[35] 諸經字數，參李牧「中國文字」網站「漢字系統工程的計量研究」之〈古籍用字統計〉。2011 年 12 月 20 上網，網址：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

[36] 明・薛應旂：〈代禮記正蒙序〉，《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卷 3，頁 3。

[37] 經有 16,558 字，傳有 131,908 字。參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4 月），卷前，頁 15-16，〈經傳字數〉。

[38] 清・魏禧：〈制科策下〉，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6 月），頁 187。魏禧（1624-1681），爲明遺民，明亡後不仕，據文後自記，〈制科策〉三策，「作于乙酉五月」（頁 188），按：乙酉爲順治二年（16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即被黜去。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弗悛者罪之。」上善其言，命禮部議行。[39]

所批評的是《春秋》出題的諸多弊端，如：頭緒太多、棄經任傳、搭題等問題，《天順三年浙江鄉試錄》今不存，無法引證。然雍懋之建言，似未有明顯的效應，類似的批評，之後仍頻見。今觀天一閣所藏《天順四年會試錄》，《春秋》義的第二題題目爲：

>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僖公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遂伐楚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僖公七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諸侯盟于葵丘僖公九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僖公二十八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僖公二十九年。

僅一題，就纂組了多處的經文，「頭緒太多」之議，不言可喻。文獻中對《春秋》出題有種種的批評，[40] 徐倬（1624-1713）曾道出《春秋》備考之難：

> 若《春秋》自胡康侯而外，必綜核《三傳》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十有二公之事，分裂命題，如射覆然，隨意置物，性鈍者，竟不能得。[41]

必須兼治《四傳》，[42] 他經題目意旨顯然，《春秋》必須從合題、搭題中揣度命題之意旨，如同射覆，因此《春秋》選考者亦較少。

---

[39]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1，頁 22。

[40] 昔人對《春秋》出題的批評頗多，拙作〈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略曾述及，《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98。

[41] 清・徐倬：〈邵呂璜行稿序　代作〉，《修吉堂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乾隆續刻本），卷 1，頁 28-29。

[42] 《胡傳》之外，另《三傳》所下工夫多寡，因人而異，如明中葉之孫緒曾云：「近日士習專以苟簡捷徑爲事，支離碎破，漫無根本，……業《春秋》者，《胡傳》外，問之諸傳，茫然不知。」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尚書》、《易經》份量不重，有較多的人選考，屬意料之中。至於選考《詩經》者遠逾他經，不只有統計數字可以爲證，其它文獻的敘述也可以佐證。如何三畏云：

> 吾松諸生，習《詩》者十之七，習《易》、習《書》者十之三，習《春秋》、《禮》經者，蓋百不得一焉。[43]

劉康祉云：

> 國家所表章以程士者爲經五，而治《詩》者幾橫割天下才士之半。[44]

及李雯（1608-1647）所云：

> 幾社之不治《毛詩》者，無幾人耳，……天下之經藝，莫盛于《詩》，《詩》莫盛于今日之幾社也。[45]

雖或僅是就一地區、一社團來觀察，但皆可佐證《詩經》選考者之眾。

《詩經》字數多於《尚書》、《易經》，論理，選考者應少於兩經，而竟反而遠逾兩經。一般的推測是：《詩經》文義易明、篇幅不大、韻文形式易背誦、常爲《四書》所引述、富文采，與中國詩學傳統相關等。[46] 事實上，原因

---

[43] 明・何三畏：〈夏給諫陽衢公傳〉，《雲間志略》（《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天啓刻本），卷 14，頁 15。何氏生卒年不詳，此書卷前諸作署「天啓三年」，應與作序的張鼐、陳繼儒等人同時。

[44] 明・劉康祉：〈詩藝緣情序〉，《識匡齋全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刻本），卷 3，頁 3。劉氏，生卒年不詳，明萬曆 38 年（1610）進士。

[45] 清・李雯：〈詩經制藝敘〉，《蓼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十四年〔1657〕石崑刻本），卷 34，頁 17-18。

[46]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頁 127 云：「明人或因《詩》的『文義易明』，而且爲易背誦的韻文，篇幅不大，因此科考時選考《詩》者特多。」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一文，以爲選考《詩經》份量不重、韻文易背誦，又指出《四書》多引詩句，文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2 集（2000 年 10 月），頁 208-222。吳宣德等〈明代會試試經考略〉頁 103 註釋中，除認同艾爾曼教授以爲選考者多是因「《詩經》文字少且詩歌形式便於記憶」，並云：

> 《詩經》爲考生所歡迎，與中國古代的詩學傳統也有關係。此外，在群體的社會交往中，詩也是一種很好的表達方式，吟詩也是一種學問的象徵。「不學詩，無以言」以及「興觀群怨」等等說法，或許是《詩》受到考生歡迎的文化根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僅止於此。

四、《詩經》出題的考察

《皇明貢舉考》言會試錄的編輯體例是：「首會試錄序，次考試官、執事官，次三場題目，次中式舉人，次舉人程文，終後序。」[47] 本文主要據會試錄中三場題目部份，整理出《詩經》的試題。試錄中《詩經》義試題的排列，全依《詩經》原本前後的次序。倘會試錄題目頁有缺，則參所錄程文的題目。然經義本有四題，程文只收部份選文，難免不全，再利用《皇明貢舉考》所錄試題補程文及部份科次之缺遺。試題彙整見附錄〈明代會試《詩經》義試題〉。

附錄中共有 61 科，洪武 4 年的考試內容不同，僅出 1 題《詩經》題，弘治 3 年及萬曆 29、47 年，因文獻缺漏，僅掌握了 2 題，故表中所羅列 61 科的出題總數爲 235 題。

（一）試題的長短

下表乃據附錄統計所得。可看出景泰、天順、成化年間題目偏長，成化後，平均句數在 5 句上下，平均字數在 20 字左右。

表 2：各時期試題平均句數、字數統計

時期（試題數）	平均句數	平均字數	單句題數／佔該時期試題數比	二句題數／佔該時期試題數比	十句以上題數／佔該時期試題數比
洪武（1）	8	32	0／0%	0／0%	0／0%
建文（4）	7	18.5	0／0%	0／0%	0／0%
永樂（4）	6	24.5	0／0%	0／0%	0／0%
宣德（8）	5.6	23.1	0／0%	0／0%	0／0%

[47] 《皇明貢舉考》，卷 1，頁 55-57，〈會試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統（20）	6.5	27.5	0／0%	1／5%	5／25%
景泰（8）	8.8	35.8	0／0%	2／25%	5／63%
天順（12）	8	32.2	0／0%	4／33%	5／42%
成化（32）	7.4	30.1	0／0%	7／22%	9／28%
弘治（22）	4.6	18.4	0／0%	6／27%	1／5%
正德（20）	5.5	23.2	0／0%	5／25%	3／15%
嘉靖（60）	5.3	22.1	0／0%	15／25%	9／15%
隆慶（8）	4.9	19.8	0／0%	2／25%	1／13%
萬曆（35）[48]	5.3	21.4	4／11%	7／20%	4／11%

文獻指出大約在天順、成化初年以前，《四書》出題都是章句成段、義理貫屬的大題目。後來爲了避免出題重複、防止考生擬題，成化初年以後，開始有較多 1、2 句題產生。[49] 這些說法是對出題的泛論，並非是針對會試而發，由於鄉、會試出題常較小試愼重、冠冕，且向來科考重《四書》甚於《五經》，故出題刁鑽、瑣碎等流弊，較早出現在小試的《四書》題中，《五經》題相對較平易。考察明代會試《詩經》義的出題，就平均句數、字數看，以景泰、天順、成化，三個時期最多，成化後有減少的傾向。

再以單句題、兩句題、10 句以上題，分別統計。10 句以上的題目，在正統時開始出現，有 5 題，佔正統試題的 25%。景泰至成化時期的長題比例更高，這段時期平均句數、字數較多，乃肇因於長題較多之故。天順有 1 題、成化有 3 題，句數甚至多達 20 句以上。以 2 句題來看，在正統時 20 題中只有 1 題，只佔 5%，此後皆佔 25%左右。單句題只有 4 題，且都集中在萬曆時期，分別爲：29 年「訏謨定命」、41 年「如金如錫」、「君子有徽猷」、47 年

[48] 萬曆年間可掌握試題應有 36 題，但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萬曆 11 年會試錄缺試題，僅能參《皇明貢舉考》所錄。然《皇明貢舉考》的《詩經》義第 1 題，但載「翹翹錯薪言刈 方思」，由於此詩第二、三章首尾文字相同，未能確知題目起訖爲何。

[49] 詳參拙作：〈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中，所引丘濬、徐文溥、顧炎武等之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遹觀厥成」。簡短的 1、2 句題，愈趨近晚明愈多，萬曆 41 年的試題，有 2 題爲 1 句題，2 題爲 2 句題，全爲短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然而這並不是特例。

今所見明代鄉、會試錄最重要的蒐集者、典藏處爲范欽（1506-1585）天一閣，范氏卒於萬曆 13 年，[50] 因此，萬曆末至明亡，這期間的鄉、會試錄傳世相較少得多，故本文附錄所載也僅有寥寥幾科，但從這幾科萬曆末年之會試錄，已稍透露常出短題的情形。再並參《明代登科錄彙編》所收《天啓七年江西鄉試錄》、《崇禎十二年陝西鄉試錄》；《中國科舉錄彙編》所收《天啓元年山西鄉試錄》、《天啓四年雲南鄉試錄》、《崇禎六年四川鄉試錄》，[51] 在這 5 科鄉試錄共 20 題中，1、2 句題竟多達 13 題，其它逾 2 句者，也常見 3、4 句的短題。且不只是《詩經》多爲短題，其它《四書》、諸經題，亦莫不是如此。曾異撰（1591-1643？）慨嘆晚明時文題簡而文卻不能簡，言及「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52] 可作爲晚明考試常出短題的佐證。

概略來看，明初題目長短較爲中庸、平均，而景泰、天順、成化間，或長或短，出現較懸殊、偏鋒的短題、長題，以與先前的出題區隔、避重覆。而約在萬曆中葉後，題目傾向於更簡短，長題不多見。這些變化，都是爲了避免考生擬題、猜題、背誦範文應試，而做的調整、因應，出短題亦可增加作文的困難，更易鑑別、分出高下。[53]

---

[50] 天一閣所藏明會試錄止於萬曆 8 年，鄉試錄止於萬曆 10 年。范氏萬曆 13 年卒後，僅收有 10 科萬曆中葉後、崇禎年間的進士履歷便覽。

[51] 本叢書尚收入了《萬曆四十六年河南鄉試錄》、《崇禎壬午科鄉試錄》，但未有試題。

[52] 明・曾異撰：《紡授堂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卷 1，頁 110。

[53] 拙作〈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指出「大題」、「小題」本不以字數多寡、題目長短而分，唐彪云：「題之大小，不可以字句之多寡分也，有句多而題反小者，有句少而題反大者。」所以題目雖短至一句，也不一定是難作的「小題」，但唐彪又言：「長題易，短題難做，如『夫子溫良恭儉讓』一句，較『夫子至於是邦』一章；『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一句，較『富與貴』一章，孰難孰易，當必有能辨之者。」清・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試題在各類中的分布

附錄的 61 科中，除洪武 4 年，弘治 3 年，萬曆 29、47 年外，其餘 57 科皆掌握了 4 題《詩經》義的試題。在這 57 科、一科 4 題中，〈國風〉、〈小雅〉、〈大雅〉、〈頌〉四大類，出題分布情形如何呢？

表 3：試題在四大類分布情形

題　型	科　　別	共　計
4類各出 1 題	正統 7；景泰 2、5；成化 14、17、23；弘治 6、9、12、15、18；正德 3、9、15；嘉靖 2、5、14、17、20、23、26、32、35、38、41、44；隆慶 5；萬曆 2、5、8、11、14、26、32、41	35
〈國風〉出 2 題	無	0
〈小雅〉出 2 題	正統 13；天順 1；成化 11；正德 12；嘉靖 29	5
〈大雅〉出 2 題	永樂 13；宣德 5；正統 4、10；天順 4、7；成化 2、5、8、20；嘉靖 8、11；隆慶 2	13
〈頌〉出 2 題	建文 2；宣德 8；正統 1；正德 6	4

據上表來看，〈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類各出 1 題的，共有 35 科，並沒有一科中出 2 題〈國風〉者，但一科中出 2 題〈小雅〉、〈大雅〉、〈頌〉者，卻頗習見，尤其是〈大雅〉出 2 題者，多達 13 科。然並無於同一類出 3 題以上的現象。關於《詩經》義出題，功令並未規範如何在四類中分布。以會試出題來分析，大致的情形是明中葉以前，較常出現同一類出 2 題者；愈趨近晚明，四類各出 1 題較常見。以附錄中嘉靖以後的會試錄試

唐彪：《父師善誘法》，清・唐彪輯撰，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家塾教學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36。可知一般短題，大都較長題難作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來觀察，捨去不全的萬曆 29、47 年，共有 25 科，除嘉靖 8、11、29 年和隆慶 2 年共 4 科是一類中出 2 題，其餘 21 科皆於四類各出 1 題。可見越到晚明，爲了避免〈雅〉、〈頌〉中的熟題經常出現，越注意出題在四類中的分布，也越常出現四類各出 1 題的現象，也可以說：明中葉以後比明中葉以前更常從〈國風〉出題。

崇禎年間何大掄《詩經默雷》爲一科舉用書，卷前〈凡例〉云：「至于十五國之風，趣味飄洒，韻致風騷，主司輒因文理簡便，每取以校士。」[54] 配合前述之統計數據，此筆文獻的解讀若爲：在《詩經》各類中，考官喜歡、偏重從〈國風〉出題——此無疑是過份誇大、不諳其語境的誤解。何大掄所言當是與先前比較，晚明更常從〈國風〉中出題的現象。

據附錄所彙整的 235 題，再進一步統計得下表：

表 4：各類出題次數、佔出題總數比

類別（篇數）	出題次數／佔出題總數比	曾出題篇數／佔原有篇數比	未出題篇數／佔原有篇數比
國風（160 篇）	41／17.4%	20／12.5%	140／87.5%
小雅（74 篇）	59／25.1%	31／41.9%	43／58.1%
大雅（31 篇）	72／30.6%	23／74.2%	8／25.8%
周頌（31 篇）	31／13.2%	20／64.5%	11／35.5%
魯頌（4 篇）	8／3.4%	4／100%	0／0%
商頌（5 篇）	24／10.2%	5／100%	0／0%
總計（305 篇）	235／100%	102／33.4%	203／66.6%

從此表，可明顯觀察考官出題的傾向，很顯然的是以〈雅〉、〈頌〉爲重，〈雅〉、〈頌〉出題次數共多達 194 次，佔出題總數的 82.6%，其中〈魯

[54] 明・何大掄：〈凡例〉，《詩經默雷》（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歷代詩經版本叢刊》影印明末刻本），卷前，頁 2。何大掄，生卒年不詳，此書卷前何三省〈詩經默雷序〉署崇禎 4 年（1632）作，言何大掄是其侄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頌〉、〈商頌〉每一篇都曾出過題，〈大雅〉、〈周頌〉的詩篇，出過題的也各有 74.2%、64.5%極高的比例。以出題次數論，從〈小雅〉出題的次數達 59 次，僅次於〈大雅〉的 72 次，然由於〈小雅〉篇數較多，從未曾出過題的詩篇比例也高達 58.1%，不及〈大雅〉更普遍地受到青睞。但最被考官冷落的是〈國風〉，僅有 20 篇曾出過題，佔 12.5%；多達 140 篇、87.5%的比例是未曾出題的。深入考察，更可發現〈國風〉中，〈邶風〉、〈王風〉、〈齊風〉、〈陳風〉、〈檜風〉未曾出過任何 1 題，〈鄭風〉、〈唐風〉也僅各出過 1 題而已。

而且明顯有少數詩篇，是考官出題的最愛，頻被出題（詳後）。也就是說，《詩經》之字數、篇幅在《五經》中本屬中等，再加上考官出題傾向明顯、集中，頗爲方便猜題、擬題，並不需要通讀全經，這對考生來說，更是選考的一大誘因。

有無可能這種出題傾向的掌握，是逾四、五百年後的我們，透過會試錄的統計方能獲知，而明代考生置身其中，當局者迷？

科舉考試是眾多士子傾全力投入之事，也是出版業關注所在，歷科程墨的編纂，猶如今之歷屆考古題附上範文；各種科舉講章、八股選集泛濫書坊，如果不能掌握當時的出題傾向，怎能大發利市？以永樂、正統年間孫鼎（1392-1457）所編科舉用書《新編詩義集說》爲例，此書未釋全經，考其對 305 篇的取捨、注解的繁簡，與本文透過明代 61 科會試試題的觀察、統計相當一致。[55] 當時考官出題的偏好、大小考試題目，皆是考生矚目、關注的，比

[55] 明・孫鼎：《新編詩義集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 1935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並未遍解 305 篇，但取 125 篇釋義。其編輯乃節錄一段經文，後附以諸家之解，或簡或繁。筆者將考察此書所得，概言如下：一、正詩注解比率遠高於變詩，兩者所注皆爲 43 篇，但正詩原僅 59 篇，變詩多達 206 篇。二、最重〈三頌〉，每篇皆注；次爲〈大雅〉，31 篇中有注者 26 篇；再次爲〈小雅〉，74 篇中有注者 37 篇；〈國風〉160 篇，但解 22 篇，最爲忽略。三、〈國風〉中之「淫詩」，皆未錄、未注；〈國風〉的注解皆簡要，獨考試熱門的詩篇〈七月〉、〈淇奧〉特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起筆者此文但論會試，當下的考生所了解的應更全面。何況《詩經》出題偏重〈雅〉、〈頌〉，在元代已然如此。張祝平教授曾研究元代《詩經》試題，獲得二個結論，一是「重〈雅〉〈頌〉而輕〈國風〉」，二是「重美頌而輕怨刺」。[56] 元末李祁[57] 云：

> 《詩》三百篇皆可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至其可興、可怨、可群，最易以感發人者，莫近於十五〈國風〉。蓋〈國風〉多出於閭巷細民之口，故於人情爲尤近。自科場以通經取士，有司命題多出〈雅〉、〈頌〉，出〈國風〉者十無二三，由是而習是經者，亦惟〈雅〉、〈頌〉是精，〈國風〉則自〈二南〉之外，罕有能究其情而得其趣者，此學《詩》者之大患也。[58]

〈雅〉、〈頌〉佔七、八，〈國風〉佔二、三的敘述，只是一個粗估，與明代會試的統計 82.6%／17.4% 的比例，似微有差距，但皆反映出明顯偏重〈雅〉、〈頌〉的現象。李祁又說到〈國風〉獨重〈二南〉，考表中，明代會試出題，〈國風〉出題次數是 41 次，〈周南〉、〈召南〉各有 9 次、3 次，確實略存在偏重〈二南〉的傾向，尤其是〈周南〉，然而〈豳風〉也不遑多讓，有 9 次之多。

大抵可說，會試的出題偏重〈雅〉、〈頌〉甚於〈國風〉；於〈雅〉中，重〈大雅〉甚於〈小雅〉；〈頌〉詩原有詩篇數並不多，但頻被出題，依數據來分析，首重〈商頌〉、次〈魯頌〉，次〈周頌〉。

（三）《詩》之「正變」與出題

《詩》之「正變」說，最早見於〈詩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

[56] 張祝平、蔡燕、蔣玲：〈元代科舉《詩經》試卷檔案的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1 期（總第 60 期），頁 79-86。

[57] 李祁，生卒年不詳，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進士，「元亡，自稱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餘乃卒」。參元・李祁：《雲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前提要。

[58] 元・李祁：〈顏省原詩序〉，《雲陽集》，卷 5，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59] 鄭玄（127-200）〈詩譜序〉又云：

>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60]

鄭玄以爲文、武、成王、周公之詩，爲「《詩》之正經」，自西周懿王、夷王開始至春秋陳靈公時的詩爲變〈風〉、變〈雅〉。可見〈詩大序〉及鄭玄，皆是以國政之盛衰作爲正變之依據。再結合〈小序〉對詩歌時代的界定，可知《毛詩》系統對〈風〉、〈雅〉之正、變，區分如下：[61]

正〈風〉：〈周南〉（11 篇）、〈召南〉（14 篇），共計 25 篇。

變〈風〉：〈邶風〉以下的十三〈國風〉，共計 135 篇。

正〈雅〉：〈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16 篇）；〈大雅〉自

---

[59]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龔抗雲等整理：《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年 10 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1，頁 16。

[60] 《毛詩正義》，卷前，頁 6-9。

[61] 參陳桐生：〈論正變〉，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3。張寶三：〈《詩經》詮釋傳統中之「風雅正變」說研究〉，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文學道家經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 6 月），頁 43-86。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0 月），頁 3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王〉至〈卷阿〉（18 篇），共計 34 篇。

變〈雅〉：〈小雅〉自〈六月〉以下（58 篇），〈大雅〉自〈民勞〉以下（13 篇），共計 71 篇。

明人常批評考官出題有所偏重，致使士子不讀變〈風〉、變〈雅〉，如明中葉的曹安嘗言：

> 《詩》不讀〈變風〉〈雅〉，《春秋》不詳崩、薨、卒、葬，……經有節文，史有略本，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爲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計。父兄以是誇子弟，師儒以是訓學徒。[62]

莊昶（1437-1499）也曾抨擊考官出題之弊：「《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63] 孫緒（1474-1547）曾云：

> 近日士習專以苟簡捷徑爲事，支離碎破，漫無根本，……《詩》之變〈風〉，《禮》之〈檀弓〉、〈喪禮〉諸篇，不讀者尤多。其意無非欲早竊一第，所以矻矻勤苦者，姑爲應舉地耳。[64]

由於科場出題之弊如此，霍韜（1487-1540）在嘉靖 8 年（1529）任會試副主考時，曾主張：「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65] 嘉靖 8 年會試錄今尚存，《詩經》義四題，分別出自〈小雅・鴻雁〉、〈大雅・思齊〉、〈大雅・雲漢〉、〈周頌・臣工〉，其中〈鴻雁〉、〈雲漢〉皆出自變〈雅〉，確實能以身作則，從變詩中出題。

---

62 明・曹安：《讕言長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分卷，頁 5。曹安，生卒年不詳，《四庫全書總目》言其爲正統九年（1444）舉人，《讕言長語》自序署成化二十二年（1486）。

63 明・莊昶：〈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定山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影印《金陵叢書》本），卷 6，頁 7-8。

64 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卷 12，頁 2-3。

65 明・李開先撰，卜鍵箋校：〈霍公墓誌銘〉，《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年 8 月），〈閒居集〉之七，頁 569。並見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卷 6，頁 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諸人議論的時代背景約從成化至嘉靖初年。要尋思的有以下問題：

1、明會試出題，正、變分布的情形如何？

2、成化至嘉靖初年不出變〈風〉、變〈雅〉的情形，是否相形嚴重？

3、霍韜等人之議的影響如何？出題的偏頗是否獲得矯正？

將附錄中〈風〉、〈雅〉的試題，依正變之分，統計如下：

表 5：〈風〉、〈雅〉之正、變出題統計

類別（篇數）	總出題次數／佔風或雅總出題數比	曾出題詩篇數／佔原篇數比
正風（25 篇）	12／29.3%	9／36%
變風（135 篇）	29／70.7%	11／8.1%
正雅（34 篇）	69／52.7%	25／73.5%
變雅（71 篇）	62／47.3%	29／40.8%

從上表中，確實可看到考官較少從變詩中出題的現象。正〈風〉佔〈風〉詩總出題數比 29.3%，看似不及變〈風〉70.7% 的一半，但正〈風〉原有詩篇數大約僅有變〈風〉的五分之一，交叉比對，從正〈風〉出題比例仍較變〈風〉爲多。由變〈風〉135 篇只有 11 篇出過題，只佔 8.1%，可更明顯看出考官對變〈風〉是最忽視的。再比較正〈雅〉與變〈雅〉，正〈雅〉詩篇數不及變〈雅〉的一半，但出題數卻遠逾變〈雅〉。從整體考察，考官雖較青睞正詩，但仍會從變〈風〉、變〈雅〉出題。

在不同時期，正變詩出題的情形是否有差異呢？

表 6：各時期正詩、變詩出題統計

	洪武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正詩題數	0	2	2	1	9	1	3	12	6	7	24	3	10
變詩題數	1	0	1	5	5	5	6	12	10	7	21	3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詩的篇數有 206 篇，本是正詩 59 篇的 3.5 倍，就出題的分配來看，變詩出題數本應超過正詩。所以，如宣德、景泰、天順，變詩遠較正詩多的出題比例是較合理的。而成化、正德、嘉靖的正詩與變詩的出題數，僅維持旗鼓相當。故知，曹安諸人的批評，並非緣於成化、正德、嘉靖等時期不出變〈風〉、變〈雅〉題，而是相較於成化以前，出變詩的比例減少了，至萬曆朝才稍有改善。萬曆以後雖沒有會試題可以爲證，然顧炎武《日知錄》指責八股之敗壞人材，原因便是科場「擬題」之病，不問實學但求速成，凡科場不出之經文，盡皆刪去，「《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止記可出題處。[66] 可見至明末仍有此弊存在，故知曹安、霍韜等人之議，若有作用，也僅止於使出題不再朝正詩更加傾斜，並未能矯正出題時對變詩忽略的傾向。

「正變」說主要是繫於詩篇時代的認定，認爲盛世有歌頌、讚美之詩；衰世有喪亂、怨刺之調。然而因爲詩篇的時代難以確認，且盛世不見得全是頌美而無怨刺，衰世也不盡然全是怨刺而無頌美。正變之截然畫分，不盡具說服力。變〈風〉也或讚美善政，如〈豳風〉中有述及周公東征者；變〈雅〉中也有歌頌宣王中興的詩作，如〈小雅〉之〈六月〉、〈采芑〉、〈吉日〉、〈庭燎〉等。而屬正〈風〉的〈召南・行露〉、〈野有死麕〉，頗同於鄭、衛之音。[67] 故用正變之分來說明考官的出題情形並不妥當，除指責考官不出變〈風〉、變〈雅〉不確切外，也不太能說明、傳達出考官出題的傾向。

（四）出題的「上選」與「不選」

305 篇中，有 202 篇未曾出過題，曾出題者只有 103 篇，103 篇中曾出過 1 題的有 52 篇，曾出過 2 題的有 21 篇。統計會試較頻出題、多達 3 次及 3 次以上者，只有 30 篇。而僅這 30 篇一共就出過 141 次，佔總出題數 235 次的 60%，可見選考《詩經》要猜題、擬題並不難。將此 30 篇列表如下：

---

[66]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卷 16，頁 945-946，〈擬題〉條。

[67] 參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頁 64-69，〈正變說的缺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7：出題達 3 次以上的詩篇

出題次數（篇數）	篇　　名	正變
10 次（1）	〈商頌・殷武〉	／
8 次（1）	〈豳風・七月〉	變風
7 次（2）	〈小雅・天保〉	正雅
	〈小雅・斯干〉	變雅
6 次（6）	〈小雅・六月〉	變雅
	〈大雅・文王〉	正雅
	〈大雅・大明〉	正雅
	〈大雅・文王有聲〉	正雅
	〈大雅・卷阿〉	正雅
	〈商頌・長發〉	／
5 次（3）	〈衛風・淇奧〉	變風
	〈大雅・抑〉	變雅
	〈大雅・江漢〉	變雅
4 次（7）	〈曹風・鳲鳩〉	變風
	〈大雅・皇矣〉	正雅
	〈大雅・下武〉	正雅
	〈大雅・既醉〉	正雅
	〈周頌・敬之〉	／
	〈魯頌・閟宮〉	／
	〈商頌・那〉	／
3 次（10）	〈秦風・小戎〉	變風
	〈小雅・信南山〉	變雅
	〈小雅・賓之初筵〉	變雅
	〈小雅・隰桑〉	變雅
	〈大雅・靈臺〉	正雅
	〈大雅・假樂〉	正雅
	〈大雅・烝民〉	變雅
	〈周頌・臣工〉	／
	〈周頌・有瞽〉	／
	〈周頌・載芟〉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 30 篇中，〈頌〉詩有 8 篇，不存在正、變的問題，另 22 篇分布如下：

	正風	變風	正雅	變雅
篇數	0	4	10	8

正詩僅 10 首，變詩多達 12 首。305 篇最常出題的是〈商頌・殷武〉，共出過 10 次；其次是出題 8 次的變詩〈豳風・七月〉。變詩〈小雅・斯干〉，與正詩〈天保〉皆出過 7 次，並列第三。〈小雅・六月〉也是變詩，出過 6 次，並列第四。這再次印證上一節所論，雖考官出題較重正詩，但仍會從變〈風〉、變〈雅〉中出題。舊說批評當時考生不讀變〈風〉、變〈雅〉，用「正變」來說明考官的出題趨向、流弊，也流於片面和不準確。

會試出題最多的幾首，名列第一的〈商頌・殷武〉，爲祭祀高宗之詩，敘述荊楚叛之，高宗攻伐，入其險阻，致其眾、平其地的中興功業。第二的〈豳風・七月〉是周公佐成王之詩，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述后稷、公劉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成王。並列第三的〈小雅・天保〉乃受賜的臣子誦此以答其君王之詩，內容全爲對君王的頌美、祝福。〈小雅・斯干〉是築室落成，宴飲、頌禱之辭。出題達 3 次以上的變〈風〉，除〈七月〉外，〈衛風・淇奧〉、〈曹風・鳲鳩〉皆出了 4 次。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詩以自警，〈淇奧〉乃衛人讚美武公之德而作。〈鳲鳩〉乃詩人讚美君子用心均平之詩。〈秦風・小戎〉則出了 3 次，此詩乃秦襄公承天子之命，以義興師，率國人前往征討之詩。詩中除盛誇車甲之盛，並讚美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68]

由以上諸詩之釋義，及所有 30 篇出題頻見者來觀察，考官的出題趨向其實很明顯。就是偏向出頌美賢君、賢臣、君子等，與政教、德行有關，能承載儒家義理，祝頌冠冕、典雅正大的詩篇。

不取怨刺、喪亂之詩，而多取頌美、冠冕者命題，是科舉文體常見的現

[68] 以上諸篇內容的釋義，參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 年 3 月）各篇之註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一方面，也是考官顧慮到自身出題的安全，不吉、怨刺的內容都應避忌，以免遭到批評、置身險境。而取與聖賢、政教相關，則是因制義是拔擢爲政人才的考試文體，洪武 6 年（1373）2 月上諭：「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69] 陸隴其亦言：「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70] 由是之故，取關乎聖賢、政教、治道，承載聖賢之道的詩篇來命題，理所當然。也因同樣的原因，〈國風〉中被朱熹（1130-1200）從男女之情詮解的「淫詩」，一首也未曾出題。[71] 正是因爲詩句內容既非頌美聖賢，也與政教、德行無關，更不屬冠冕、典雅正大的詩篇。

五、結　論

本論文藉助明代會試錄等文獻，整理會試《詩經》試題，針對相關問題，加以研究。前言部份，說明所使用的文獻、研究方法。略述民初以來，因對科舉負面的成見，影響了科舉學的發展，致使明清科舉與經學關係的探討，也較不足。第二節介紹了經書與科舉的關係，強調在明代科舉考試中，偏重考試經書的制義，並說明其緣故。

第三節中，藉由統計的數據，呈現明代士子選考《五經》的情形。《禮記》份量多、浩博；《春秋》出題有搭題、頭緒太多之弊，頗爲困擾考生，故兩經選考者皆偏少。《易經》、《尚書》份量中等，選考者亦不少。然而數據顯示，《詩經》份量雖遠多於《易經》、《尚書》，但選考者卻較兩經多。原

69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卷 79，頁 4。

70 清・陸隴其：〈黃陶菴先生制義序〉，《三魚堂文集》，卷 9，頁 15。

71 由於朱熹並未明白指出淫詩篇目、篇數，對於那些詩屬淫詩，今人認定也頗有出入，筆者無意陷入辯證的糾纏中，從寬考察曾被歸類、指涉爲淫詩者共 32 篇，皆未曾出過題。32 篇篇目參黃忠愼：〈朱子對所謂「淫詩」的解題〉，《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1 月），頁 213-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除《詩經》平易近人、富文采、易記誦、與詩學傳統相關外，最重要原因是出題趨向明顯，容易猜題、備考。

經本文研究顯示，由於考官出題偏好頌美、冠冕的詩篇，以致許多言情、怨刺、喪亂之詩，形同具文，考官並不會從中出題。305 篇中，會試曾出題者只有 103 篇，有 202 篇未曾出過題——這應是考生備考時可以忽略者。103 篇的出題情形也不平均，過濾出較頻出題、多達 3 題以上者，僅有 30 篇。而僅這 30 篇就出過 141 次，約佔總出題數的六成，有些科次的試題，皆在這 30 篇囊括的範圍內，僅讀這 30 篇就足以應付。可見選考《詩經》要猜題、擬題並不難，這才是吸引考生的最大誘因。

文獻指出，天順、成化初年以前《四書》出題，多出章句成段題、大題目，爲防考生擬題，且增加可出題目的量，成化初年以後，題目較簡短，開始有較多 1、2 句題產生。會試《詩經》義的出題，並不那麼明顯、截然。在試題長短的變化上，景泰至成化年間題目較長，平均句數在 7-9 句間、字數在 32-36 字間；成化後，平均句數在 5 句上下，平均字數在 20 字左右，與景泰以前相差不遠。大抵看來，明初題目長度較爲中庸、平均，沒有極長、極短的題目。而景泰至成化年間，長題、短題皆增多，以求與先前之試題區隔。約萬曆中葉後，題目趨於簡短的傾向更爲明顯。

試題在各類中的分布方面，〈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類各出 1 題的，共有 35 科，最爲常見。亦偶或有一科中出 2 題〈小雅〉、〈大雅〉、〈頌〉者，但並沒有一科中出 2 題〈國風〉及從同一類中出 3 題的現象。大抵明中葉以前，同一類出 2 題者較常出現；愈趨近晚明，四類各出 1 題較常見。晚明雖比從前更常從〈國風〉中出題，但仍不敵〈雅〉、〈頌〉的重要性。

不管是題目由中庸趨向長短懸殊，或晚明多出 1、2 句短題，及更常從〈國風〉出題，這些變化，都是爲了增加試題量，避免考生擬題、猜題、背誦範文應試，爲提高考試的難度，而做的調整、因應。

考官出題的傾向，偏重〈雅〉、〈頌〉甚於〈國風〉。〈雅〉、〈頌〉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次數多達 194 次，佔出題總數的 82.6%。最被考官冷落的〈國風〉雖有 160 篇之多，但只從中出過 40 題，僅有 20 篇曾出過題。〈小雅〉原有 74 篇是〈大雅〉31 篇的一倍以上，但出題次數僅 59 次，不及〈大雅〉的 72 次。可見在出題時〈大雅〉比〈小雅〉更受重視。〈頌〉詩之篇數不多，但頻被出題，〈商頌〉、〈魯頌〉的每一篇都出過題。依數據看來，可知在〈頌〉詩中，出題首重〈商頌〉、次〈魯頌〉，次〈周頌〉。

《詩》有「正變」之說，明中葉以降，曹安等人陸續指責考官出題偏向正詩，以致士人不讀變〈風〉、變〈雅〉。經筆者考察，會試考官確實較少從變詩中出題。由變〈風〉135 篇只有 11 篇出過題，正〈雅〉詩篇數不及變〈雅〉的一半，但出題數卻遠逾變〈雅〉皆可得知。但考官雖重正詩，但仍會從變〈風〉、變〈雅〉出題。

據統計表深入考察，可看出成化前，變詩之出題量或較正詩多，這是較合理的出題分配，因變詩的篇數有 206 篇，本遠逾正詩 59 篇。而成化、正德、嘉靖兩者出題量轉爲相當。因此曹安等人的批評，並非緣於成化、正德、嘉靖等時期不出變詩，而是不滿向來正、變詩的出題比例偏頗，不滿這種偏頗不但未獲改善反趨惡化，出變詩的比例更少了。然諸人的呼籲並未能矯正比例的偏頗，至明末，出題仍偏重正詩，未能調整到正、變詩較合理的比例。

「正變」說繫於詩篇時代的認定，因詩篇的時代難以確知，正、變之分不盡具說服力。筆者文中過濾出考官出題達 3 次以上的詩篇，其中正詩僅 10 首，變詩竟多達 12 首，可見有些詩篇，雖爲變詩，但仍是考官出題的上選。如屬變詩的〈豳風・七月〉出過 8 次、〈小雅・斯干〉出過 7 次，並列第二。〈小雅・六月〉也是變詩，出過 6 次，並列第三。昔人批評當時考生不讀變〈風〉、變〈雅〉，用正變之分來說明考官的出題趨向、流弊，也不準確。今人倘若不察，很容易受到誤導。

從所彙整的試題、出題統計來觀察，考官的出題趨向其實很明顯。就是偏向出頌美賢君、賢臣、君子等，與政教、德行有關，能承載儒家義理，冠冕、典雅正大的詩篇，而不取怨刺、喪亂、言情之詩。因此朱熹註釋〈國風〉，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爲男女間的「淫詩」者，皆未曾出題。這也是因爲制義是掄才之體，要考生於其中發揮聖賢之理，以見其品行學養之故。

（責任校對：傅凱瑄）

附記：本文初稿，感謝學報匿名評審惠賜寶貴建議、提供資料，使筆者得據高見裨補拙文闕漏。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龔抗雲等整理：《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年 10 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 年 3 月。

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4 月。

元・李祁：《雲陽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 年。

明・陳循：《芳洲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陳以躍刻本。

明・孫鼎：《新編詩義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 1935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

明・曹安：《讕言長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莊昶：《定山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影印《金陵叢書》本。
明・李東陽：《懷麓堂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 5 月，影印明版配補。
明・孫緒：《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
明・李開先撰，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年 8 月。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刻本。
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
明・徐光啓撰，鄧志峰點校：《詩經傳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明・陳邦瞻等：《宋史紀事本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天啓刻本。
明・曾異撰：《紡授堂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
明・劉康祉：《識匡齋全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刻本。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何大掄：《詩經默雷》，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歷代詩經版本叢刊》影印明末刻本。
＊明・佚名編：《皇明程世錄》，明抄本，南京圖書館收藏。
清・李雯：《蓼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十四年（1657）石崑刻本。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6 月。

清・徐倬：《修吉堂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乾隆續刻本。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唐彪輯撰，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家塾教學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6 月。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清・勒德洪奉敕撰：《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年。

二、近人編著

＊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年 12 月。

＊董立夫：《明代進士之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張治安教授指導，1990 年 6 月。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年 6 月。

郭培貴：《明史選舉志箋正》，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年 8 月。

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2 集（2000 年 10 月），頁 208-222。

陳桐生：〈論正變〉，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2-33。

黃忠愼：《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1 月。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寶三：〈《詩經》詮釋傳統中之「風雅正變」說研究〉，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文學道家經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 6 月，頁 43-86。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爲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陳長文：〈崇禎十三年賜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實——兼談明代進士題名碑的立石問題〉，《文獻》2005 年第 3 期，頁 168-175。

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祝尙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3 月。

林　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98。

楊春俏、吉新宏：〈北宋中晚期科舉考試中的詩賦、經義之爭〉，《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90-93。

＊張祝平等：〈元代科舉《詩經》試卷檔案的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1 期（總第 60 期），頁 79-86。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

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海峰主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 年。

＊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99-112。

林慶彰等：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資料庫（1912-1997），網址：http://ccs.ncl.edu.tw/data.html。

李　牧：「中國文字」網站「漢字系統工程的計量研究」之〈古籍用字統計〉，網址：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

（**說明**：書目前標示＊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Dong, L.-F. (1996). *Ming dai jing shi zhi yan jiu: She hui bei jing de tan tao* (Study on the presented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ociety backgroun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Hou, M.-Ch. (2005). The test in eight-legged essay composition: A study on its ascendance in the Ming-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3), 277-322.

Huang ming cheng shi lu (Records of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n.d.). Stored in Nanking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Jiang, Y.-Sh., et al. (Ed.). (2010). *Zhong guo ke ju lu hui bian* (A compil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Student Bookstore, Editorial Department. (Ed.). (1969). *Ming dai deng ke lu hui bian* (A compilation of the name lists of the successful examinees i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Student.

Tian Yi Ge Museum. (Ed.). (2007).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ke ju lu xuan kan: Hui shi lu* (A compil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Ningbo: Ningbo.

Tian Yi Ge Museum. (Ed.). (2007).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ke ju lu xuan kan: Xiang shi lu* (A compil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Ningbo: Ningbo.

Wu, X.-D., & Wang, H.-Ch. (2011).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alization examinations on *Five Classics* i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Education Journal, 7*(1), 99-112.

Zhang, Zh.-P., et al. (2007). The valu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Shijing* paper of the Yuan Dynasty. *Chinese Classic Books & Culture*, (60), 79-86.

Zhang, Zh.-R. (n.d.). *Huang ming gong ju ka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he supplemented edi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Zhu, X. (1991). *Shi ji zhuan* (A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明代會試《詩經》義試題〉

按：下表主要藉由《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明代登科錄彙編》、《中國科舉錄彙編》、《皇明貢舉考》、《皇明程世錄》[72] 整理，資料出處分別以《天一閣》、《登科錄》、《科舉錄》、《貢舉考》、《程世錄》簡稱。

科別 資料出處	試　　題	出　處	正變	句數	字數
洪武 4 年《天一閣》	1.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大雅・江漢	變	8	32
建文 2 年《登科錄》	1.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小雅・蓼蕭	正	6	26
	2.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大雅・皇矣	正	4	16
	3.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周頌・烈文	／	4	20
	4.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魯頌・泮水	／	8	32
永樂 13 年《貢舉考》[73]	1.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小雅・蓼蕭	正	6	24
	2.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大雅・文王有聲	正	5	20
	3.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大雅・崧高	變	8	32
	4.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商頌・殷武	／	5	22

[72] 佚名編明抄本《皇明程世錄》，現藏於南京圖書館，感謝浙江大學新聞系朱詩琪及中文系戚圓圓代爲校核。

[73] 感謝中山大學中文系柯玉蘊，代爲核對上海圖書館所藏《永樂十三年會試錄》（明嘉靖十一年〔1532〕禮部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宣德 5 年《天一閣》	1.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衛風・淇奧	變	3	12
	2.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小雅・信南山	變	6	25
	3.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	正	8	32
	4.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大雅・江漢	變	8	32
宣德 8 年《天一閣》	1.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小雅・甫田	變	5	22
	2.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大雅・抑	變	6	26
	3.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周頌・載芟	／	3	12
	4.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商頌・那	／	6	24
正統元年《天一閣》	1.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小雅・斯干	變	5	20
	2.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大雅・皇矣	正	4	17
	3.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周頌・臣工	／	8	32
	4.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周頌・有客	／	4	16
正統 4 年《天一閣》	1.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小雅・六月	變	4	16
	2.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大雅・緜	正	2	10
	3.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大雅・抑	變	7	27
	4.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商頌・長發	／	4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統 7 年《天一閣》	1.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豳風・七月	變	4	17
	2.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小雅・菁菁者莪	正	4	16
	3.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大雅・靈臺	正	12	48
	4.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周頌・賚	／	4	18
正統 10 年《登科錄》《天一閣》	1.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於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周南・兔罝	正	12	48
	2.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大雅・文王有聲	正	10	40
	3.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大雅・既醉	正	8	33
	4.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周頌・有瞽	／	11	44
正統 13 年《天一閣》	1.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	小雅・天保	正	13	48
	2.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小雅・六月	變	8	32
	3.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大雅・文王	正	8	33
	4.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魯頌・有駜	／	5	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景泰 2 年《天一閣》	1.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豳風・七月	變	11	51
	2.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小雅・采芑	變	10	40
	3.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大雅・江漢	變	2	8
	4.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周頌・時邁	／	15	61
景泰 5 年《天一閣》	1.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秦風・小戎	變	10	40
	2.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小雅・賓之初筵	變	8	32
	3.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大雅・皇矣	正	2	10
	4.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魯頌・閟宮	／	12	44
天順元年《天一閣》	1.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小雅・天保	正	13	49
	2.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小雅・賓之初筵	變	13	52
	3.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小雅・隰桑	變	2	8
	4.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周頌・思文	／	4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順4年《天一閣》	1.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騵，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小雅・皇皇者華	正	16	64
	2.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大雅・文王有聲	正	5	21
	3.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大雅・烝民	變	2	12
	4.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商頌・殷武	／	2	8
天順7年《天一閣》	1.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豳風・七月	變	2	8
	2.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大雅・烝民	變	10	40
	3.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大雅・韓奕	變	20	80
	4.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周頌・有瞽	／	7	28
成化2年《天一閣》	1.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小雅・湛露	正	8	32
	2.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文王	正	4	16
	3.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大雅・既醉	正	4	16
	4.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餘，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周頌・載芟	／	20	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化 5 年《貢舉考》《程世錄》	1.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衛風・淇奧	變	9	37
	2.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大雅・棫樸	正	2	8
	3.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大雅・文王有聲	正	10	40
	4.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有駓，有騵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駉	／	8	31
成化 8 年《天一閣》	1.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小雅・出車	正	16	64
	2.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大雅・行葦	正	12	49
	3.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大雅・江漢	變	12	49
	4.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周頌・維天之命	／	2	10
成化 11 年《科舉錄》	1.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豳風・七月	變	3	12
	2.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小雅・南有嘉魚	正	4	18
	3.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小雅・斯干	變	2	8
	4.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魯頌・閟宮	／	13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化 14 年《貢舉考》《程世錄》	1.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曹風・鳲鳩	變	4	16
	2.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小雅・鶴鳴	變	2	8
	3.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大雅・公劉	正	20	78
	4.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周頌・雝	／	2	8
成化 17 年《天一閣》	1.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鄭風・羔裘	變	2	8
	2.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小雅・庭燎	變	5	19
	3.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大雅・大明	正	6	24
	4.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頌・烈祖	／	22	89
成化 20 年《天一閣》	1.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小雅・魚藻	變	2	8
	2.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大雅・下武	正	4	16
	3.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大雅・抑	變	6	28
	4.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周頌・敬之	／	3	12
成化 23 年《天一閣》	1.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	變	4	16
	2.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小雅・車攻	變	4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大雅・靈臺	正	5	24
	4.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商頌・長發	／	16	69
弘治 3 年《貢舉考》《程世錄》[74]	1.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大雅・下武	正	8	32
	2.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魯頌・閟宮	／	6	24
弘治 6 年《貢舉考》	1.淑人君子，正是國人。	曹風・鳲鳩	變	2	8
	2.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小雅・隰桑	變	8	32
	3.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大雅・韓奕	變	4	16
	4.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	／	3	12
弘治 9 年《貢舉考》《程世錄》	1.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鄘風・定之方中	變	4	16
	2.棘匕有奭，以作六師。	小雅・瞻彼洛矣	變	2	8
	3.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	大雅・卷阿	正	2	10
	4.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商頌・長發	／	4	12
弘治 12 年《天一閣》	1.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鄘風・干旄	變	2	4
	2.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小雅・六月	變	10	40

[74] 此科《皇明貢舉考》、《皇明程世錄》皆僅收 2 題《詩經》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大雅・板	變	4	16
	4.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周頌・有瞽	／	6	24
弘治 15 年《登科錄》	1.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	正	9	33
	2.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	小雅・裳裳者華	變	2	9
	3.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大雅・假樂	正	2	8
	4.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商頌・殷武	／	3	14
弘治 18 年《天一閣》	1.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正	4	16
	2.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小雅・采菽	變	4	16
	3.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大雅・卷阿	正	2	8
	4.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周頌・敬之	／	6	26
正德 3 年《科舉錄》	1.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魏風・伐檀	變	9	48
	2.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小雅・信南山	變	6	25
	3.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大雅・烝民	變	4	16
	4.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周頌・敬之	／	12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德 6 年《天一閣》	1.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秦風・蒹葭	變	4	17
	2.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大雅・靈臺	正	6	24
	3.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頌・敬之	／	2	11
	4.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商頌・殷武	／	4	16
正德 9 年《天一閣》	1.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周南・關雎	正	2	8
	2.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小雅・天保	正	2	8
	3.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大雅・板	變	6	24
	4.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周頌・我將	／	4	19
正德 12 年《天一閣》	1.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小雅・伐木	正	4	16
	2.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小雅・彤弓	正	6	24
	3.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雅・文王	正	2	9
	4.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	周頌・桓	／	8	30
正德 15 年《科舉錄》	1.鴟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鴟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曹風・鴟鳩	變	12	48
	2.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小雅・斯干	變	10	40
	3.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大雅・旱麓	正	2	8
	4.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商頌・長發	／	5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靖 2 年《天一閣》	1.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周南・螽斯	正	4	13
	2.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小雅・天保	正	6	24
	3.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大雅・思齊	正	4	16
	4.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商頌・長發	／	7	30
嘉靖 5 年《貢舉考》	1.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唐風・蟋蟀	變	8	32
	2.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小雅・天保	正	4	16
	3.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大雅・卷阿	正	16	66
	4.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周頌・閔予小子	／	2	8
嘉靖 8 年《天一閣》	1.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小雅・鴻雁	變	12	48
	2.大糾嘉徽音，則百斯男。	大雅・思齊	正	2	9
	3.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大雅・雲漢	變	6	24
	4.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周頌・臣工	／	7	28
嘉靖 11 年《天一閣》	1.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小雅・斯干	變	2	8
	2.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雅・皇矣	正	2	8
	3.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大雅・卷阿	正	5	20
	4.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商頌・玄鳥	／	3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靖 14 年《貢舉考》[75]	1.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豳風・七月	變	4	23
	2.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小雅・賓之初筵	變	14	56
	3.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大雅・既醉	正	4	16
	4.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商頌・殷武	／	7	28
嘉靖 17 年《貢舉考》	1.俟駟孔群，丕予釐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秦風・小戎	變	6	24
	2.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小雅・信南山	變	12	48
	3.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大雅・卷阿	正	15	72
	4.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周頌・烈文	／	4	18
嘉靖 20 年《登科錄》	1.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魏風・伐檀	變	9	48
	2.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小雅・楚茨	變	2	8
	3.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大雅・大明	正	3	12
	4.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商頌・殷武	／	13	55

[75] 並參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刻本《嘉靖十四年會試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靖 23 年《天一閣》	1.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衛風・淇奧	變	2	8
	2.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小雅・大田	變	4	18
	3.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大雅・假樂	正	6	24
	4.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周頌・執競	／	3	12
嘉靖 26 年《天一閣》	1.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	正	3	11
	2.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小雅・天保	正	5	20
	3.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雅・抑	變	3	12
	4.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商頌・那	／	2	8
嘉靖 29 年《天一閣》	1.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小雅・天保	正	2	8
	2.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小雅・六月	變	10	40
	3.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大雅・生民	正	4	16
	4.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周頌・載芟	／	10	40
嘉靖 32 年《天一閣》	1.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周南・芣苢	正	12	48
	2.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小雅・棫樸者華	變	2	8
	3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雅・大明	正	6	24
	4.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頌・殷武	／	2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靖 35 年《天一閣》	1.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秦風・小戎	變	6	24
	2.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小雅・瞻彼洛矣	變	2	8
	3.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大雅・卷阿	正	6	24
	4.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周頌・昊天有成命	／	3	12
嘉靖 38 年《登科錄》《天一閣》	1.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豳風・七月	變	2	8
	2.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小雅・出車	正	8	32
	3.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文王	正	3	12
	4.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周頌・臣工	／	2	8
嘉靖 41 年《登科錄》《天一閣》	1.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召南・采蘋	正	4	16
	2.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小雅・斯干	變	5	20
	3.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大雅・假樂	正	3	12
	4.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周頌・載見	／	3	12
嘉靖 44 年《天一閣》	1.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豳風・七月	變	2	8
	2.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小雅・無羊	變	7	28
	3.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大雅・文王有聲	正	4	16
	4.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商頌・長發	／	2	8
隆慶 2 年《登科錄》	1.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小雅・六月	變	4	16
	2.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文王	正	2	8
	3.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大雅・下武	正	14	56
	4.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周頌・般	／	3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慶 5 年《天一閣》	1.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	衛風・淇奧	變	4	16
	2.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小雅・隰桑	變	6	24
	3.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大雅・大明	正	2	8
	4.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商頌・殷武	／	4	18
萬曆 2 年《天一閣》	1.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	豳風・鴟鴞	變	3	14
	2.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小雅・車攻	變	4	16
	3.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大雅・江漢	變	2	8
	4.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周頌・維清	／	3	10
萬曆 5 年《天一閣》《貢舉考》[76]	1.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正	4	16
	2.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小雅・小明	變	6	24
	3.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大雅・既醉	正	8	32
	4.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頌・殷武	／	6	24
萬曆 8 年《天一閣》《貢舉考》	1.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周南・葛覃	正	6	24
	2.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小雅・桑扈	變	8	32
	3.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大雅・生民	正	10	41
	4.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周頌・雝	／	4	16

[76] 萬曆 5 年會試錄缺試題頁，只選 2 篇程文，藉《皇明貢舉考》補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曆 11 年《貢舉考》	1.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周南・漢廣	正	？[77]	？
	2.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小雅・六月	變	16	64
	3.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大雅・大明	正	4	16
	4.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周頌・潛	／	2	8
萬曆 14 年《登科錄》	1.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曹風・鳲鳩	變	6	24
	2.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小雅・斯干	變	5	20
	3.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大雅・棫樸	正	4	16
	4.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頌・那	／	6	24
萬曆 26 年[78]	1.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豳風・七月	變	2	8
	2.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小雅・白駒	變	8	33
	3.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大雅・大明	正	8	32
	4.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商頌・烈祖	／	2	8

[77] 《皇明貢舉考》載「翹翹錯薪言刈 方思」，由於第二、三章首尾文字相同，未明其所指起訖爲何。

[78] 《萬曆二十六年會試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感謝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彭國忠教授代爲鈔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曆 29 年《登科錄》[79]	1.訏謨定命。	大雅・抑	變	1	4
	2.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頌・殷武	／	12	49
萬曆 32 年《詩經傳稿》	1.宜爾子孫，振振兮。	周南・螽斯	正	2	7
	2.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小雅・斯干	變	5	20
	3.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大雅・下武	正	4	16
	4.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魯頌・閟宮	／	17	74
萬曆 41 年[80]	1.如金如錫。	衛風・淇奧	變	1	4
	2.君子有徽猷。	小雅・角弓	變	1	5
	3.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大雅・崧高	變	2	8
	4.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商頌・那	／	2	8
萬曆 47 年《登科錄》[81]	1.遹觀厥成。	大雅・文王有聲	／	5	20
	2.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魯頌・泮水	／	6	24

[79] 萬曆 29 年會試錄，缺試題頁，從程文中錄題。

[80] 感謝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黃雅詩，代爲抄錄《萬曆四十一年會試錄》（明萬曆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

[81] 萬曆 47 年會試錄，缺試題頁，從程文中錄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